

善意謊言

王健梅



上周，母親打來電話，說腿痛，約我和她一起去醫院看看。到了醫院經過檢查，醫生建議針灸。「不針灸，拿點藥吃行嗎？」母親向醫生發出請求。「光吃藥，不行。」醫生皺起眉頭。「我家地裏還有多活，針灸太浪費時間，而且來回不方便，女兒還要上班。」母親再次跟醫生商量。「是地裏的活重要呢，還是治病要緊？」醫生反問母親。

「咱既然來到醫院，就應該聽醫生的，你的腿痛得那麼狠，路都不能走，還怎麼下地幹活？」我開始勸說母親。其實說地裏活多是假，我知道母親怕耽誤我工作和心痛錢。母親一向節儉，一般小毛病能忍則忍。這是母親的一貫作風。

「你們先去交費吧！」醫生遞過一張交費單。「媽，你先坐這裏，我去交費。」我轉身就走。「不行，你等着我，我要和你一起去。」母親在喊我。「好吧！」無奈之下，我扶著母親一同前往收費處。

「請付五十元。」劃價之後，醫生報出價格。「五十元，那麼少？」我簡直不敢相信。「是的，就是五十元。」醫生重複說道。我連忙從包裹掏出一張五十元，欲遞過去。

「我有錢，自己付。」母親態度很堅決。只見母親在兜裏掏出用紙包裏嚴實的一把五元、十元的零星鈔票。

「看，這都是我的賣菜錢。」母親滿臉自豪。「我以為針灸費很貴呢！沒

想到才五十元。走，針灸去。」母親拉著我走向針灸室。

到了針灸室，醫生把針扎好，使個眼色，讓我去門口。「請你去交一下針灸費和藥費。」醫生遞過一個單子。「剛才不是交過了嗎？」我滿臉疑惑。

「那只是拍攝光片的費用，這張才是針灸費用和醫藥費的呢。不然，她可能就不願意針灸了。」醫生說。「哦，原來是這樣。」我恍然大悟。

過了一個多小時，母親針灸結束，我開車把母親送回家。叮囑母親每天按時去針灸，並強調那五十元的針灸費都付過了。

母親回到家逢人就說：那醫院醫生技術真好，費用還特低。針灸一個療程加藥才五十塊人民幣，弄得鄰居都來問我，真的假的？

前幾日，小姨來我家，母親自告奮勇帶小姨去看腰。小姨手頭拮据，不願意去看。母親說：「沒事，費用低得很，我給你付，連查帶看，一個療程才五十元，我都看好了。不信，你問問梅。」「對對對，就是療效好，費用低。」我和母親一唱一和。

第二天，小姨相信了母親的話，果真到醫院去做針灸。

「媽，那個費用？」我擔心自己的謊言被捅破，想給母親解釋。「費用呀，我剛開始也相信費用是五十元。後來在和病友聊天中知道你在騙我，媽媽知道你說謊是爲了我，也就不怪你了。但是你就不要把實情告訴你小姨了。」

哎，原來「謊言」早被母親識破了，我還在沾沾自喜呢！轉身看到母親正在和小姨繼續「說謊」呢。

魯迅創作之初刊本

顧 農



魯迅先生的作品，包括他的五本創作集（《吶喊》、《彷徨》、《故事新編》、《野草》、《朝花夕拾》）中的各篇，

絕大部分都是先行在報刊上發表，然後收進集子裏去；只有少數篇章未曾先行單獨發表，就直接編進了集子，例如他直接入集的小說就有六篇，這就是《彷徨》裏的《孤獨者》、《傷逝》，和《故事新編》裏的《理水》、《采薇》、《非攻》、《起死》。

就大部分魯迅創作之小說散文而言，其文本的流程是：手稿—報刊發表本—初版單行本—再版單行本—全集本—後出單行本。

普通讀者看到的大抵是後出單行本。由於這些作品的手稿能夠保存下來的不多，所以可以看到的最早文本就是大部分作品的報刊發表本和少數作品的初版單行本。這兩種可以稱爲初刊本的文本，一般讀者很難看到

——當年的報刊和魯迅作品的最初版本，因爲時間的推移已較罕見，縱有影印本，也相當分散，不容易看全。

現在好了，上海魯迅紀念館編了一大本《魯迅小說散文初刊集》（上海書店出版社二〇一六年版），八十萬字，厚厚的一大本，將《吶喊》等五部集子的全部內容，包括各書的序跋全都按初刊本影印了出來（唯一漏收的是《彷徨》的題辭），令讀者大飽眼福——原來魯迅的小說散文當初問世的時候是這個樣子！

此書對魯迅小說、散文的校勘具有很高的文獻價值，也是出版史的重要資料，專家們非好好研究不可；此書對普通讀者也很有用，因爲書末有上海魯迅紀念館五位專家分別執筆的提要，對魯迅五部創作集裏的全部作品，分別作了簡要中肯的介紹和分析，等於是一份齊全而言簡意賅的魯迅創作論。魯迅作品內涵深廣，讀者對這些作品大概總會有仁智之見的不同，那也沒有關係，因爲這

一路美景龍安寺

古兆奉



我總覺得，出外旅行是輕鬆隨意的好事！人在旅途上，偶發的事情很多，如果刻意要在某時某刻到位，或者一天之內要完成多少項預定行程的話，那也許比上班還要辛苦，那就自在不得，休閒不了！只要大大概概的定出幾處主要的目的地，其他大可以隨遇而安！

那天早上，其實已經相當寫意地遊覽了著名的金閣寺，它的建築造型和屋脊線，美得讓人窒息。更教我感動的，是那些園藝女工，在小草坡上一剪一剪地進行維護植物的工作，她們是園林的守護者。同樣歡喜的，是在金閣寺入口的大路旁，看到「石船」，聽到暮鼓晨鐘的梵音，這些都是些意外的收穫吧！

遊完金閣寺，去吃了一頓日／西式的午餐。餐廳是在路上漫步時偶然遇上的，坐落在低矮房子的二樓。扶梯而上，是家內部裝修設計得非常簡約、西化的半家庭式餐館。食譜料理，也是洋式的。餐館女主人，從形象和談吐都可以看得出，是有點經歷的。這頓午餐，吃了很長時間，也非常愜意。我取了大量的餐紙，寫下了一些對園林藝術的看法，例如「一池三山」，「以大觀小」，「以小觀大」等等。

我決心去闖一闖龍安寺，這充滿傳奇和神秘的日本古園林。雖然不是第一次前往，仍然帶著莫大的期望。路過了平野神社，火紅的鳥居矗立着，在太陽光下顯得很神氣。

原來龍安寺不遠，按圖索驥，我取道京福電鐵，在妙心寺駅登車，沒幾步就是龍安寺駅了！我對京都這種一卡長的「小電鐵」，一向非常嚮往，認爲它是小城的理想交通工具。「小電鐵」在日本電影裏經常亮相，也豐富了我的想像。意外驚喜的是，開進車駅的，是一列紫色的「小電鐵」。

龍安寺在地圖上不遠，下車後還是有一段路要走的。這是一段緩緩的斜坡路。是冬日，一天放晴，陽光和暖，吃得飽飽的，走得很舒服。這是一段現代化村鎮式道路，路的兩旁都是一二層高的平房，有住宅，有店鋪，也有駐車場。可一路走來，好像都沒有遇到過汽車。

日本人在設計上的細心，隨處可見。例如駐車場泊車位的一角，設有鐵條角子，以防止汽車踰越。又例如小別墅階級的處理，天然石結合着混凝土；玄關入口處，大多有園林小品的處理等等。差不多可以說，門前屋後，都沒有一處地方，是未經修飾和維護的，這已經是一種文化精神的表現了！



寺內的湖光山色，是龍安寺石庭之外的另一道美景

作者供圖



▲龍安寺的主入口，是高大的木門和門樓

作者供圖

不覺間已經來到大雲山龍安寺地界，有四百公分見方、雄渾有力的行書，深深地雕刻在一塊石碑上，豎立在山門的左側。步道是由中間三塊天然方石、兩邊由天然碎石砌成的石條子組合而成，十分莊重樸拙。由於城市的發展，新開闢的車路，早已把前往龍安寺的步道切斷了，這是無可奈何的事！

不遠處即是龍安寺的主入口，有高大的木門和門樓，兩面是素白的粉牆。入得門去，很容易被右邊一幅大畫所吸引。那是一幅彩色的《大雲山龍安寺全景圖》，所有龍安寺的勝景，都盡收入畫圖中。是西洋寫實的手法畫的彩圖，上面還有英文和日文的說明。大部分遊人，都會被引導往右邊走。

往右面走的是一條砂石小路，沿路有「前往石庭」的路牌指引，遊人很容易就找到主場的所在。路的左側是湖泊，只是隱約可見。過不久，砂石路轉爲一石板台階。很特別的是，四處稍爲大株的樹木，都架起了木棚子，保護着冬春之間發芽生長的植物。木結構建築最大的威脅也許就是火災，時不時都有牌子和字句提醒要防火、禁煙。

可在「石庭」大木構建築前面，卻設了一處十分寬敞的吸煙場，那裏有木條長櫈，有不銹鋼的煙灰筒，以碎砂石鋪地，可以說是設備完善，煙民可以吸飽煙才進場。

吸煙場後面不遠處，就是十分有氣派的大石階，左邊立有石碑，上書「史蹟及

些提要的內容大抵以說明基本情況和介紹早期評論爲主，這些都是比較客觀、不至於產生什麼爭議的。舉一個例子就可見一斑，本書關於《彷徨》中《肥皂》一篇的提要寫道：

「本篇最初發表在一九二四年三月二十七日、二十八日北京《晨報副刊》……

對於《肥皂》的特色，趙景深曾指出……蘇進《讀魯迅的〈彷徨〉》一文寫道……

《晨報副刊》，是「五四」時期有名的「四大副刊」之一。前身爲北京《晨鐘報》和《晨報》第七版。一九二一年十月十二日起改版獨立發行，至一九二八年六月五日第2314號終刊……魯迅在這裏共計發表了五十餘篇作品，包括小說《阿Q正傳》、《不周山》（後改名《補天》）和《肥皂》，以及雜文、學術論文和譯文。」（第六五三至六五四頁）

這樣的介紹，足供讀者參考，而不至於影響人們對作品作出自己的判斷和解讀。

《魯迅小說散文初刊集》是近來不可多得的好書，具有很高的閱讀、研究和收藏的價值。

孫中山懸壺濟世

許 揚



今年是孫中山先生誕辰一百五十周年，內地將隆重紀念這位領導辛亥革命、推翻中國兩千多年封建帝制的偉人。

一八六六年十一月十二日，孫中山出生在廣東省香山縣翠亨村農家。青年時代起，奔波海內外，宣傳和發動革命。

豐富的革命經歷，令孫中山的曾經行醫經歷似乎已經被淡忘。但幸好有其秘書馮自由著的《孫總理行醫廣告》、《孫總理之醫術》傳世，使後人得以窺見孫中山早年懸壺行醫之舊事。

孫中山先生從一八八七年開始在香港西醫書院（今香港大學醫學院）攻讀醫學，至一八九二年以各科考試均滿分的成績名列第一名畢業。

孫中山畢業時，香港總督羅便臣親自出面寫信給英國駐北京公使，託其向直隸總督北洋大臣李鴻章舉薦孫中山到北京任職。李鴻章覆函，同意孫等「來北京候缺，每人暫給月俸五十元」，並欲授予「欽命五品軍牌」。孫中山遂到廣州辦領牌手續，時在廣東任要職的李瀚章（李鴻章兄）叫他寫祖宗三代來歷，他一氣之下，便應澳門鏡湖醫院之聘，前往任西醫科主任。

鏡湖醫院始創於清代同治十年，由

當地華人創辦與管理，最初的辦院宗旨是「贈醫施藥、爲民解困、興學育才」，早期主要以中醫中藥服務爲主，孫中山來到這所醫院後，不但爲醫院創辦了西醫門診，而且憑藉精湛的醫術，義務服務當地民衆。

後來孫中山得到澳門紳士吳節薇等支持，在草堆街八十號開設了中西醫局，並以此成爲在澳門西醫開業的首位華人。

由於孫中山醫術精湛，聲譽日隆，引起了在澳門行醫的葡萄牙人的妒忌。他們藉口孫中山沒有葡萄牙文憑，而彼時澳門禁止外籍醫師行醫，孫中山被迫遷往廣州行醫。

在廣州洗基街東西藥局，孫中山按照澳門舊例應診。他擅長外科手術，醫院也有一些先進的醫療機器，求醫的人很多，繼而聲名鵲起。他藉着醫生職務，「出入衙署，一無阻礙」，與官員和鄉紳多有來往。

孫中山後來在自傳中談及此事時說：「設醫館於澳門，爲葡醫所忌，遂遷廣州」。有人藉此假設，如果孫中山沒有成爲職業革命家，或許可以成爲一個醫術精湛的良醫。

孫中山兄長孫眉對此獨有見地：行醫只能救少數人，革命則能救多數人，吾弟奔走革命多年，應始終一貫，豈可輕易變更，前功盡棄云云。

難忘童年走親戚

羅大佳



童年走親戚，是最愉快的時光。

小時候走親戚，父母帶哪位子女去是選擇帶的。兒時的我因調皮搗蛋，跟着父母走得很少。來我們家的親戚呢，我們小孩子的評價也很純真，誰給我們東西吃，我們就覺得他人好。姑婆每次來我家，除了給父母帶禮物外，還專門給我們小孩帶點糖果餅乾花生瓜子之類，遇到過春節，壓歲錢是必發的，雖然只有一角兩角錢，但我們已經覺得很多了。據說姑婆年輕守寡，沒有子女，抱養了一個兒子和一個女兒，兒子婚後離家出走，女兒留了下來。後來姑婆的女兒招了個上門女婿，一家人過得和睦睦。姑婆的女兒我們叫「表娘」，姑婆的女婿我們叫「表爺」。表娘表爺都跛着一條腿，每次來我們家和姑婆一樣，都要給我們帶很多東西。表娘還很會講故事，常常給我們講到深夜。那時候我們常常盼望姑婆一家人來我們家，因爲來了我們有東西吃，有故事聽。而姑婆一家人真的和我們家來往很密切，有時姑婆來，有時表娘來，有時表爺來，來了他們很高興，父母也很高興，我們也高興，大家高高興興吃幾頓飯，第二天就回去了。

那時候的小夥伴最自豪的事就是去外婆家，炫耀去了外公外婆舅舅舅媽有

多愛他們。可我母親是獨女，我記事起就沒見過外公外婆。不過舅舅家，我是去過的。舅舅和媽媽沒有血緣關係，據說外婆去世得早，後來外公和鄰居一個寡婦組成家庭，也就是爲我們找了位「後外婆」，舅舅就是後外婆與她前夫的兒子。那時候父母和舅舅家關係還不錯，父親經常去給他家幹農活，後外婆和舅舅也常來我們家，母親生下我大哥後，後外婆還來給我母親照料月子呢。但後來不知什麼原因，外公和「後外婆」分居了，從此舅舅也沒來過我們家。外公和後外婆都去世後，父母和舅舅家又恢復了關係。記得舅舅第一次去我們家是他去外面辦完事情後從我家門外經過，被我父親發現了，要他去我們家，他不去，父親就拉他去，快到家門口時，他掙脫就跑了。第二天天剛蒙蒙亮，他帶着副食來我們家了。原來他昨天不來，是因爲覺得空着兩手不好意思。一次在縣城場集上，我向母親要錢，母親不給，舅舅見了，立即掏了兩角錢給我。舅舅家有位表妹，安徒生童話看得特別多，我妹妹去他家作客時聽了她的故事就回來講給我們聽，於是我也鬧着要去舅舅家。後來我去了次舅舅家，看到了母親從小生活過的村莊。都說見舅如見娘，舅舅是親戚中最親的人，那次在舅舅家作客，見他看我的眼神、招呼的語氣都透露着親切勁兒，誰又能說舅舅和我們沒有血緣關係呢？（上）